



徐幹中論卷之下

考偽第十一

仲尼之沒于今數百年矣其間聖人不作唐虞之法微三代之教息大道陵遲人倫之中不定於是惑世盜名之徒因夫民之離聖教日久也生邪端造異術假先王之遺訓以緣飾之文同而實違貌合而情遠自謂得聖人之真也各兼說特論誣謠一世之人誘以偽成之名懼以虛至之謗使人憧憧乎得亡愒愒而不定喪其故性而不自知其迷也咸相

與祖述其業而寵狎之。斯術之於斯民也。猶
內關之疾也。非有痛癢煩苛於身。情志慧然
不覺疾之已深也。然而期日既至。則血氣暴
竭。故內關之疾。疾之中夭。而扁鵲之所甚惡
也。以盧醫不能別而講之者。不能攻也。昔楊
朱墨翟申不害韓非田駢公孫龍汨亂乎先
王之道。講張乎戰國之世。然非人倫之大患
也。何者。術異乎聖人者。易辨而從之者不多
也。今爲名者之異乎聖人也。微視之。難見。世
莫之非也。聽之。難聞。世莫之舉也。何則。勤遠

以自旌託之乎。疾固廣求以合衆託之乎。仁
愛枉直以取舉託之乎。隨時屈道以弭謗託
之乎。畏愛多識流俗之故。麤誦詩書之文。託
之乎。博文飾非而言好。無倫而辭察託之乎。
通理居必。人才遊必。帝都託之乎。觀風然而
好變易姓名。求之難獲。託之乎。能靜卑屈。其
體輯柔。其顏託之乎。溫恭然而時有距絕。擊
斷嚴厲。託之乎。獨立獎育童蒙。訓之以已術
託之乎。勤誨金玉。自待以神。其言託之乎。說
道其大抵也。苟可以收名而不必獲實。則不

去也。可以獲實而不必收名。則不居也。汲汲乎常懼。當時之不我尊也。皇皇爾又懼來世之不我尚也。心疾乎內。形勞於外。然其智調足以將之。便巧足以莊之。稱託比類。足以充之。文辭聲氣。足以飾之。是以欲而如讓。躁而如靜。幽而如明。跋而如正。考其所由來。則非堯舜之律也。核其所自出。又非仲尼之門也。其回適而不度。窮涸而無源。不可經方。致遠甄物成化。斯乃巧人之雄也。而偽夫之傑也。然中才之徒。咸拜手而贊之。揚聲以和之。被

死而後論其遺烈。

被害而猶恨已。

不逮。悲夫人之陷。

溺。蓋如此乎。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者雖

語我曰。吾爲善。吾不信之矣。何者。以其泉不

自中。涌而注之者。從外來也。苟如此。則處道

之心。不明而執義之意。不著。雖依先王稱詩

書。將何益哉。以此毒天下之民。莫不離本趣

末事。以僞成紛紛擾擾。馳騫不已。其流于世

也。至於父盜子名。兄竊弟譽。骨肉相詒。朋友

相詐。此大亂之道也。故求名者。聖人至禁也。

昔衛公孟多行無禮。取憎於國人。齊豹殺之。

以爲名。春秋書之曰盜。其傳曰：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

也。問者曰：齊豹之殺人，以爲己名，故仲尼惡之。而盜之，今爲名者，豈有殺之罪耶？曰：春秋之中，其殺人者，不爲少，然而不盜不已。聖人之善惡也，必權輕重，數衆寡，以定之。夫爲名者，使真僞相冒，是非易位，而民有所化。此邦家之大災也。殺人者，一人之害也，安可相比也。然則何取於殺人者，以書盜乎？荀卿亦曰：盜名不如盜貨，鄉愿亦無殺人之罪也。而仲尼惡之，何也？以其亂德也。今僞名者之亂德也，豈徒鄉愿之謂乎？萬事雜錯，變數滋生，亂德

之道固非一端而已。書曰：靜言庸違，象恭滔天。皆亂德之類也。春秋外傳曰：姦仁爲佻，姦禮爲羞，姦勇爲賊，夫仁禮勇道之美者也。然行之不以其正，則不免乎大惡。故君子之於道也，審其所以守之，慎其所以行之，問者曰：仲尼惡歿世而名不稱，又疾僞名，然則將何執？曰：是安足怪哉？名者所以名實也，實立而名從之，非名立而實從之也。故長形立而名之曰長，短形立而名之曰短，非長短之名先立而長短之形從之也。仲尼之所貴者，名實之

名也。貴名乃所以貴實也。夫名之繫於實也，猶物之繫於時也。物者，春也吐華，夏也布葉，秋也凋零，冬也成實。斯無爲而自成者也。若強爲之，則傷其性矣。名亦如之，故僞名者皆欲傷之者也。人徒知名之爲善，不知僞善者爲不善也。惑甚矣。求名有三：少而求，多遲而求，速無而求。有此三者，不僻爲幽昧，離乎正道，則不獲也。固非君子之所能也。君子者，能成其心，心成則內定，內定則物不能亂，物不能亂則獨樂其道，獨樂其道則不聞爲聞，不

顯爲顯故禮稱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小人
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
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
與入德矣君子之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
見乎夫如是者豈將反側於亂世而化庸人
之未稱哉

謹交第十二

民之好交游也不及聖王之世乎古之不交
游也將以自求乎昔聖王之治其民也任之
以九職糾之以八刑導之以五禮訓之以六

樂教之以三物習之以六容使民勞而不至
於困逸而不至於荒當此之時四海之內進
德脩業勤事而不暇詎敢淫心舍力作爲非
務以害休功者乎自王公至於列士莫不成
王畏相厥職有恭不敢自暇自逸故春秋外
傳曰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
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
序民事以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
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
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

刑夜警其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卿大夫朝
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充其家事
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
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正歲使有司令於
官府曰各修乃職考乃法備乃事以聽王命
其有不恭則邦有大刑由此觀之不務交游
者非政之惡也心存於職業而不遑也且先
王之教官既不以交游導民而鄉之考德又
不以交游舉賢是以不禁其民而民自舍之
及周之衰而交游興矣問者曰吾子著書稱

君子之有交求賢交也今稱交非古也然則
古之君子無賢交歟曰異哉子之不通於大
倫也若夫不出戶庭坐於空室之中雖魍魎
魍魎將不吾覿而况乎賢人乎今子不察吾
所謂交游之實而難其名名有同而實異者
矣名有異而實同者矣故君子於是倫也務
於其實而無譏其名吾稱古之不交游者不
謂嚮塗瀚而居也今之好交游者非謂長沐
雨乎中路者也古之君子因王事之間則奉
贄以見其同僚及國中之賢者其於宴樂也

言仁義而不及名利。君子未命者亦因農事之際奉贄以見其鄉黨同志。及夫古之賢者亦然。則何爲其不獲賢交哉。非有釋玉事廢交業遊遠邦曠年歲者也。故古之交也。近今之交也。遠古之交也。寡今之交也。衆古之交也。爲求賢今之交也。爲名利而已矣。古之立國也。有四民焉。執契脩版圖奉聖王之法治禮義之中。謂之士。竭力以盡地利。謂之農夫。審曲直形勢。飭五材以別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各世其事。毋

遷其業。少而習之。其心安之。則若性然而功不休也。故其處之也。各從其族。不使相奪。所以一其耳目也。不勤乎四職者。謂之窮民。役諸園土。凡民出入行止。會聚飲食。皆有其節。不得怠荒以妨生務。以麗罪罰。然則安有群行方外而專治交游者乎。是故五家爲比。使之相保。比有長。五比爲閭。使之相憂。閭有胥。四閭爲族。使之相葬。族有師。五族爲黨。使之相救。黨有正。五黨爲州。使之相賙。州有長。五州爲鄉。使之相賚。鄉有大夫。必有聰明慈惠。

之人使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
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州黨族閭比之群
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之民以考其德行察其
道藝以歲時登其大夫察其衆寡凡民之有
德行道藝者比以告閭閭以告族族以告黨
黨以告州州以告鄉鄉以告民有罪奇袤者比
以告亦如之有善而不以告謂之蔽賢蔽賢
有罰有惡而不以告謂之黨逆黨逆亦有罰
故民不得有遺善亦不得有隱惡鄉大夫三
年則大比而興賢能者鄉老及鄉大夫群吏

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其爵
之命也各隨其才之所宜不以大司小不以
輕任重故書曰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此先王
取士官人之法也故其民莫不反本而自求
慎德而積小知福祚之來不由於人也故無
交游之事無請託之端心澄體靜恬然自得
咸相率以正道相厲以誠慤姦說不興邪陟
自息矣世之衰也上無明天子下無賢諸侯
君不識是非臣不辨黑白取士於鄉黨考行
不本於閭閻多助者爲賢才寡助者爲不肖

序爵聽無徵之論班祿采方國之誦民見其
如此者知富貴可以從衆爲也知名譽可以虛
譁獲也乃離其父兄去其邑里不脩道藝不
治德行講偶時之說結比周之黨汲汲皇皇
無日以處更相歎揚迭爲表裏構柅生華樵
悴布衣以欺人主惑宰相竊選舉盜榮寵者
不可勝數也既獲者賢已而遂往羨慕者並
驅而追之悠悠皆是孰能不然者乎桓靈之
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
恤賓客爲務冠蓋填門儒服塞道飢不暇餐

倦不獲已殷殷云云俾夜作晝下及小司列
城墨綬莫不相商以得人自矜以下士星言
夙駕送往迎來亭傳常滿吏卒傳問炬火夜
行闔寺不閉把臂挾腕扣天矢誓推託恩好
不較輕重文書委於官曹繫囚積於囹圄而
不遑省也詳察其爲也非欲憂國恤民謀道
講德也徒營已治私求勢逐利而已有策名於
朝而稱門生於富貴之家者比屋有之爲之
師而無以教弟子亦不受業然其於事也至
乎懷丈夫之容而襲婢妾之態或奉饋而行

賂以自固。結求志屬託。規圖仕進。然擲目指
掌高談大語。若此之類。言之猶可羞而行之
者。不知耻嗟乎。王教之敗。乃至於斯乎。且夫
交游者出也。或身歿於他邦。或長幼而不歸。
父母懷煢獨之思。室人抱東山之哀。親戚隔
絕。閨門分離。無罪無辜而亡命。是效古者行
役過時不反。猶作詩刺怨。故四月之篇。稱先
祖匪人。胡寧忍予。又况無君命而自為之者。
乎。以此論之。則交游乎外。久而不歸者。非仁
人之情也。

曆數第十三

昔者聖王之造曆數也。察紀律之行。觀運機
之動。原星辰之迭中。寤晷景之長短。於是營
儀以准之。立表以測之。下漏以考之。布筭以
追之。然後元首齊乎上。中朔正乎下。寒暑順
序。四時不忒。夫曆數者。先王以憲殺生之期。
而詔作事之節也。使萬國之民。不失其業者。
也。昔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揉。不
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
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毋相侵黷。其

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教之。故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於是陰陽調和，災厲不作，休徵時至，嘉生蕃育，民人樂康，鬼神降福，舜禹受之，循而勿失也。及夏德之衰，而羲和湏臾廢時，亂日湯武革命，始作曆明時，敬順天數，故周禮太史之職，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於是分至啓閉之日，人君親登觀臺以望氣，而書雲物爲備者也。故周德既衰，百度墮替，而曆

數失紀，故魯文公元年閏三月，春秋譏之。其傳曰：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又哀公十二年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也。火復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言火未伏，明非立冬之日，自是之後，戰國構兵，更相吞滅，專以爭強，攻取爲務，是以曆數廢而莫脩，浸用乖繆，大漢之興，海內新定，先王之禮法尚多有所缺，故因秦之制，以十

月爲歲首曆用顓頊孝武皇帝恢復王度率
由舊章招五經之儒徵術數之士使議定漢
曆及更用鄧平所治元起太初然後分至啓
閉不失其節弦望晦朔可得而驗成哀之間
劉歆用平術而廣之以爲三統曆比之衆家
最爲備悉至孝章皇帝年曆踈濶不及天時
及更用四分曆舊法元起庚辰至靈帝四分
曆猶復後天而差半日於是會稽都尉劉洪
更造乾象曆以追日月星辰之行考之天文
於今爲密會宮車晏駕京師大亂事不施行

惜劫上觀前代下迄於今帝王興作未有奉
贊天時以經人事者也故孔子制春秋書人
事而因以天時以明二物相須而成也故人
君不在分至啓閉則不書其時月蓋刺怠慢
也夫曆數者聖人之所以測靈耀之曠而窮
玄妙之情也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致思焉今
麤論數家舊法綴之於篇庶爲後之達者存
損益之數云耳

天壽第十四

或問孔子稱仁者壽而顏淵早夭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而比于子胥身陷大禍豈聖人之
言不信而欺後人耶故司空顓川荀爽論之
以爲古人有言死而不朽謂太上有立德其
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身死矣其道猶存
故謂之不朽夫形體者人之精魄也德義令
聞者精魄之榮華也君子愛其形體故以成
其德義也夫形體固自朽弊消亡之物壽與
不壽不過數十歲德義立與不立差數千歲
豈可同日言也哉顏淵時有百年之人今寧
復知其姓名耶詩云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人豈有萬壽千歲者皆令德之謂也由此觀
之仁者壽豈不信哉傳曰所好有甚於生者
所惡有甚於死者比于子胥皆重義輕死者
也以其所輕獲其所重求仁得仁可謂慶矣
槌鍾擊磬所以發其聲也煮鬯燒薰所以揚
其芬也賢者之窮厄戮辱此槌擊之意也其
死亡陷溺此燒煮之類也北海孫翺以爲死
生有命非他人之所致也若積善有慶行仁
得壽乃教化之義誘人而納於善之理也若
曰積善不得報行仁者凶則愚惑之民將從

干惡其性移以反天常故曰民可使由之不
可使知之其性移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
之至也若夫求名之徒殘疾厥體冒厄危戮
以徇其名則曾參不爲也子胥爲君而適讐
國以雪其恥與父報讐悖人臣之禮長畔弑
之原又不深見二主之異量至於懸首不化
斯乃凶之大者何慶之爲幹以爲二論皆非
其理也故作辨夫壽云幹聞先民稱所惡於
知者爲鑿也不其然乎是以君子之爲論也
必原事類之宜而循理焉故曰說成而不可

間也義立而不可亂也若無二難者苟旣邁
本而死又不以其實夫聖人之言廣矣大矣
變化云爲固不可以一際齊也今將妄舉其
目以明其非夫壽有三有玉澤之壽有聲聞
之壽有行仁之壽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玉澤
之壽也詩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聲聞之
壽也孔子曰仁者壽此行仁之壽也孔子云
爾者以仁者壽利養萬物萬物亦受利矣故
必壽也荀氏以死而不朽爲壽則書何故曰
在昔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

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寔舊勞於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惟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國。至於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難艱。不知小人之勞。苦惟耽樂。是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者。周公不

知夭壽之意乎。故言聲聞之壽者。不可同於聲聞。是以達人必參之也。孫氏專以王教之義也。惡愚惑之民。將反天常。孔子何故曰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欲使知去食而必死也。昔者仲尼乃欲民不仁不信乎。夫聖人之教。乃爲明也。君子豈徒爲愚惑之民。劫愚惑之民。威以斧鉞之戮。懲以刀墨之刑。遷之他邑。而流於裔土。猶或不悛。况以言乎。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然則荀孫之義。皆失其情。亦可知。

也。昔者帝嚳已前尚矣。唐虞三代厥事可得略乎。聞自堯至於武王自稷至於周召皆仁也。君臣之數不為少矣。考其年壽不為夭矣。斯非仁者壽之驗耶。又七十子豈殘酷者哉。顯其仁有優劣耳。其夭者惟顏回。據一顏回而多疑其餘無異以一鈞之金權於一車之羽云。金輕於羽也。天道迂濶闇昧難明。聖人取大略以為成法。亦安能委曲不失毫芒。無差跌乎。且夫信無過於四時而春或不華夏或隕霜秋或雨雪冬或無冰豈復以為難哉。所

謂禍者已欲違之而反觸之者也。比干子胥已知其必然而樂為焉。天何罪焉。天雖欲福仁人一作亦不能以手臂引人。爾亡之非所謂無慶也。苟令以此設難而解以槌擊燒薰於事無施。孫氏譏比干子胥亦非其理也。殷有三仁比干居一。何必啓手然後為德。子胥雖有讐君之過猶有觀心知仁懸首不化固臣之節也。且夫賢人之道者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或見危而授命或望善而遐舉或被髮而狂歌或三黜而不去或辭聘而山棲或

忍辱而俯就豈得責以聖人也哉於戲通節
之也實關斯事其審之云耳

務本第十五

人君之大患也莫大於詳於小事而略於大
道察其近物而闇於遠圖故自古及今未有
如此而不亂也未有如此而不亡也夫詳於
小事而察於近物者謂耳聽乎絲竹歌謠之
和目視乎瑇瑁采色之章口給乎辯慧切對之
辭心通乎短言小說之文手習乎射御書數之
巧体驚乎俯仰折旋之容凡此者觀之足以盡

人之心學之足以動人之志且先王之末教
也非有小才小智則亦不能爲也是故能爲
之者莫不自悅乎其事而無取於人以人皆
不能故也夫居南面之尊秉生殺之權者其
勢固足以勝人也而加以勝人之能懷是已
之心誰敢犯之者乎以匹夫行之猶莫之敢
規也而况人君哉故罪惡若山而已不見也
謗聲若雷而已不聞也豈不甚矣乎夫小事
者味卑而大道者醇淡近物者易驗而遠數
者難效非大明君子則不能兼通者也故皆

感於所甘而不能至乎所淡眩於所易而不能反於所難是以治君世寡而亂君世多也故人君之所務者其在大道遠數乎大道遠數者爲仁足以覆憐群生惠足以撫養百姓明足以照見四方智足以統理萬物權足以變應無端義足以阜生財用威足以禁遏姦非武足以平定禍亂詳於聽受而審於官人達於興廢之原通於安危之分如此則君道畢矣夫人君非無治爲也失所先後故也道有本末事有輕重聖人之異乎人者無他焉

蓋如此而已矣魯莊公容貌美麗且多技藝然而無君才大智不能以禮防正其母使與齊侯淫亂不絕驅馳道路故詩刺之曰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下及昭公亦善有容儀之習以其亟朝晉也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然而不恤國政政在大夫弗能取也子家羈賢而不能用也奸大國之明禁凌虐小國利人之難而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於公不圖其終卒有出奔之禍春秋書而絕

之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故春繼傳曰國君者服寵以爲美安民以爲樂聽德以爲聰致遠以爲明又詩陳文王之德曰惟此文王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旣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政應和曰貊照監四方曰明施勤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經緯天地曰文如此則爲九德之美何技藝之尚哉今使人君視如離婁

聰如師曠御如王良射如夷羿書如史籀計如隸首走追駟馬力折門鍵有此六者可謂善於有司之職矣何益於治乎無此六者可謂謂之於有司之職矣何增於亂乎必以廢仁義妨道德何則小器弗能兼容治亂旣不繫於此而中才之人好也昔路豐舒晉傲其亡也皆怙其三才恃其五賢而以不仁之故也故人君多技藝好小智而不通於大倫者適足以距諫者之說而鉗忠直之口也祇是以追亡國之迹而背安家之軌也不其然耶不

其然耶

審大臣第十六

帝者昧旦而視朝廷。南面而聽天下。將與誰
爲之。豈非群公卿士歟。故大臣不可以不得
其人也。大臣者君之股肱耳目也。所以視聽
也。所以行事也。先王知其如是也。故博求聰
明睿哲君子。措諸上位。執邦之政令焉。執政
則其事舉。其事舉則百僚任其職。百僚任其
職則庶事莫不致其治。庶事致其治則九牧
之民莫不得其所。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

也。庶事康哉。故大臣者治萬邦之重器也。不
可以衆譽著也。人主所宜親察也。衆譽者可
以聞斯人而已。故堯之聞舜也。以衆譽及其
任之者。則以心之所自見。又有不因衆譽而
獲大賢。其文王乎。畋於渭水邊。道遇姜太公。
瞠然皓首。方秉竿而釣。文王召而與之言。則
帝王之佐也。乃載之歸。以爲太師。姜太公當
此時。貧且賤矣。年又老矣。非有貴顯之舉也。
其言誠當乎賢君之心。其術誠合乎致平之
道。文王之識也。灼然若披雲而見日。霍然若

開霧而觀天。斯豈假之於衆人哉。非惟聖然也。霸者亦有之。昔齊桓公夙出甯戚方爲旅人。宿乎大車之下。擊牛角而歌。歌聲悲激。其辭有疾於世。桓公知其非常人也。召而與之言。乃立功之士也。於是舉而用之。使知國政。凡明君之用人也。未有不悟乎已心而徒因衆譽也。用人而因衆譽焉。斯不欲爲治也。將以爲名也。然則見之不自知而以衆譽爲驗也。此所謂效衆譽也。非所謂效得賢能也。苟以衆譽爲賢能。則伯鯨無羽山之難。而唐虞

無九載之費矣。聖人知衆譽之或是或非。故其用人也。則亦或因或獨。不以一驗爲也。况乎舉非四嶽也。世非有唐虞也。大道寢矣。邪說行矣。臣已詐矣。民已惑矣。非有獨見之明。專任衆人之譽。不以已察。不以事考。亦何由獲大賢哉。且大賢在陋巷也。固非流俗之所識也。何則。大賢爲行也。哀然不自多。儻然若無能。不與時爭是非。不與俗辯曲直。不矜名。不辭謗。不求譽。其味至淡。其觀至拙。夫如是。則何以異乎人哉。其異乎人者。謂心統乎群。

理而不繆。智周乎萬物而不過。變故暴至而不惑。真偽叢萃而不迷。故其得志則邦家治。以和社稷安。以固兆民受其慶。群生賴其澤。八極之內同爲一。斯誠非流俗之所豫知也。不然安得赫赫之譽哉。其赫赫之譽者皆形乎流俗之觀而曲同乎流俗之聽也。君子固不然矣。昔管夷吾嘗三戰而皆北。人皆謂之無勇。與之分財取多人皆謂之不廉。不死子糾之難。人皆謂之背義。若時無鮑叔之舉。霸君之聽。休功不立於世。盛名不垂於後。則長

爲賤丈夫矣。魯人見仲尼之好讓而不爭也。亦謂之無能爲之。謠曰素鞞羔裘求之無尤。黑裘素鞞求之無戾。夫以聖人之德。昭明顯融。高宏博厚。宜其易知也。且猶若此。而况賢者乎。以斯論之。則時俗之所不譽者。未必爲非也。其所譽者。未必爲是也。故詩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言所謂好者。非好醜者非醜之所致也。治世則不然矣。叔世之君。生乎亂。求大臣置宰相。而信流俗之說。故不免乎國風之譏也。而欲與之興天

和致時雍。過禍亂弭妖災。無異策穿蹄之乘。而登太行之險。亦必顛躓矣。故書曰。肱股墮。我萬事隳。此之謂也。然則君子不爲時俗之所稱。曰孝悌忠信之稱也。則有之矣。治國致平之稱。則未之有也。其稱也無以加乎。習訓詁之儒也。夫治國致平之術。不兩得其人。則不能相通也。其人又寡矣。寡不稱衆。將誰使辨之。故君子不遇其時。則不如流俗之士。聲名章徹也。非徒如此。又爲流俗之士所裁制焉。高下之分。貴賤之賈。一由彼口。是以沒

齒窮年。不免於匹夫。昔荀卿生乎戰國之際。而有獻哲之扣。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明撥亂之道。然而列國之君。以爲迂濶。不達時變。終莫之肯用也。至於游說之士。謂其邪術。一作講率其徒黨。而名震乎諸侯。所如之國。靡不盡禮郊迎。擁篲先驅。受爵賞爲上客者。不可勝數也。故名實之不相當也。其所從來尚。一作矣何世無之。天下有道。然後斯物廢矣。

慎所從第十七

夫人之所常稱曰明君舍已而從人故其國治以安闇君違人而專已故其國亂以危乃一隅之偏說也非大道之至論也凡安危之勢治亂之分在乎知所從不在乎必從人也人君莫不有從人然或危而不安者失所從也莫不有違人然或治而不亂者得所違也若夫明君之所親任也皆貞良聰智其言也皆德義忠信故從之則安不從則危闇君之親任也皆佞邪愚惑其言也皆姦回諂諛從之安得治不從之安得亂乎昔齊桓公從管

仲而安二世從趙高而危帝舜違四凶而治殷紂違三仁而亂故不知所從而好從人不知所違而好違人其敗一也孔子曰知不可由斯知所由矣夫言或似是而非實或似美而敗事或似順而違道此三者非至明之君不能察也燕昭王使樂毅伐齊取七十餘城莒與即墨未拔昭王卒惠王爲太子時與毅不平即墨守者田單縱反間於燕使宣言曰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三耳樂毅與新王有隙懼誅而不敢歸外以伐齊爲名實欲因齊人

未附故且緩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
他將之來即墨殘矣惠王以爲然使騎劫代
之大爲田單所破此則似是而非實者也燕
相子之有寵於王欲專國政人爲之言於燕
王噲曰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也
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
王以國讓於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堯與
王同行也燕噲從之其國大亂此則似美而
敗事者也齊景公欲廢太子陽生而立廢子
荼謂大夫陳乞曰吾欲立荼如何乞曰所樂

乎爲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欲
立之則臣請立之於是立荼此則似順而違
道者也且夫言畫施於當時事效在於後日
後日遲至而當時速決也故今巧者常勝拙
者常負其勢然也此謂中主之聽也至於闇
君則不察辭之巧拙也二策並陳而從其適
已之欲者明君不察辭之巧拙也二策並陳
而從其致已之福者故高祖光武能收群策
之所長棄群策之所短以得四海之內而立
皇帝之號也吳王夫差楚懷王襄棄伍員屈

平之良謀。收宰嚭。上官之諛言。以失江漢之
地。而喪宗廟之主。此二帝三王者。亦有從人
亦有違人。然而成敗殊馳。興廢異門者。見策
時不見策人甚易。而見策甚難。夷考其驗。斯
為甚矣。問曰。夫人莫不好生而惡死。好樂而
惡憂。然觀其舉措也。或去生而就死。或去樂
而就憂。將好惡與人異乎。曰。非好惡與人異
也。乃所以求生與求樂者。失其道也。譬如迷
者。欲南而反北也。今略舉一驗以言之。昔項
羽既敗。為漢兵所追。乃謂其餘騎曰。吾起矣。

至今八年。身經七十餘戰。所擊者服。遂霸天
下。今而困於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斯皆
存亡所由。欲南反北者也。夫攻戰王者之末
事也。非所以取天下也。王者之取天下也。有
大本。有仁智之謂也。仁則萬國懷之。智則莫
雄歸之。御萬國。摠英雄。以臨四海。其誰與爭。
若夫攻城必拔。野戰必克。將帥之事也。羽以
小人之器。闇於帝王之教。謂取天下一由攻
戰。矜勇有力。詐虐無親。貪畜專利。功勤不賞。
有一范增。既不能用。又從而疑之。至今憤氣

傷心疽發而死。豪傑背叛，謀士違離，以至困窮。身為之虜，然猶不知所以失之，反瞋目潰圍，斬將取旗，以明非戰之罪。何其謬之甚歟！高祖數其十罪，蓋其大略耳。若夫纖介之失，世所不聞，其可數哉！且亂君之未亡也，人不敢諫及其亡也，人莫能窮。是以至死而不寤，亦何足怪哉！

亡國第十八

凡亡國之君，其朝未嘗無致治之臣也。其府未嘗無先王之書也。然而不免乎亡者，何也？

其賢不用其法，不行也。苟書法而不行其事，爵賢而不用其道，則法無異乎路說，而賢無異乎木主也。昔桀奔南巢，紂踣於京，厲流於彘，幽滅於戲。當是時也，三后之典尚在，良謀之臣猶存也。下及春秋之世，楚有伍舉，左史倚相，右尹子革，白公子張，而靈王喪師，衛有太叔儀，公子鱗，蘧伯玉，史鱗，而獻公出奔，晉有趙宣子，范武子，太史董狐，而靈公被殺，魯有子家，羈叔孫熒，而昭公野死，齊有晏平仲，南史氏，而莊公不免。虞虢有宮之奇，舟之僑。

而二公絕祀。由是觀之。苟不賢。雖有無益也。然此數國者。皆先君舊臣。世祿之士。非遠求也。乃有遠求而不用之者。昔齊桓公立。稷下之官。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而尊寵之。自孟軻之徒。皆遊於齊。楚春申君亦好賓客。敬待豪傑。四方並集。食客盈館。且聘荀卿。置諸蘭陵。然齊不益強。黃歇遇難。不用故也。夫遠求賢而不用之。何哉。賢者之爲物也。非若美嬪麗妾之可觀於目也。非若端冕帶裳之可加於身也。非若嘉肴庶羞之可實於口也。將以

言策策不用。雖多亦奚以爲。若欲備百僚之名。而不問道德之實。則莫若鑄金爲人。而列於朝也。且無食祿之費矣。然彼亦知有馬。必待乘之。而後致遠。有醫。必待行之。而後愈疾。至於有賢。則不知必待用之。而後興治者。何哉。賢者難知。歟。何以遠求之。易知。歟。何以不能。用也。豈爲寡不足用。欲先益之。歟。此又惑之甚也。賢者稱於人也。非以力也。力者必須多。而知者不待衆也。故王七萬。而輔佐六卿也。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周有亂臣十

人而四海服此非用寡之驗歟且六國之君
雖不用賢及其致人也猶脩禮盡意不敢侮
慢也至於王莽既不能用及其致也尚不能
言莽之為人也內實姦邪外慕古義亦聘求
名儒徵命術士政煩教虐無以致之於是脅
之以峻刑威之以重戮賢者恐懼莫敢不至
徒張設虛名以夸海內莽亦卒以滅亡且莽
之爵人其實囚之也囚人者非必著之桎梏
而置之囹圄之謂也拘係之愁憂之之謂也
使在朝之人欲進則不行陳其謀欲退則不

得安其身是則以綸組為繩索以印佩為鉗

鐵也

一作印綬為鉗鐵也

小人雖樂之君子則以為

辱故明王之得賢也得其心也非謂得其軀

也苟得其軀而不論其心也斯與籠鳥檻獸

無以異也則賢者之於我也亦猶怨讐也豈

為我用哉雖曰班萬鍾之祿將何益歟故苟

得其心萬里猶近苟夫其心同衾為遠今不

脩所以得賢者之心而務待所以執賢者之

身至於社稷顛覆宗廟廢絕豈不哀哉苟子

曰人主之患不在乎言不用賢

而在

乎誠不用賢言賢者口也知賢者行也口行
相反而欲賢者進不肖者退不亦難乎夫照
蟬者務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
樹無益也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則天下其歸
之若蟬之歸火也善哉言乎昔伊尹在田畝
之中以樂堯舜之道聞成湯作興而自夏如
商太公避紂之惡居於東海之濱聞文王作
興亦自商如周其次則甯戚如齊百里奚入
秦范蠡如越樂毅遊燕故人君苟脩其道義
昭其德音慎其威儀審其教令刑無頗僻獄

無放殘仁愛普殷惠澤流播百官樂職萬民
得所則賢者仰之如天地愛之如親戚樂之
如墳篋歆之如蘭芳故其歸我也猶決壅導
滯水注之大壑何不至之有苟粗穢暴虐馨
香不登諛邪在側佞媚充朝殺戮不辜刑罰
濫害宮室崇侈妻妾無度撞鐘舞女淫樂日
縱賦稅繁多財力匱竭百姓凍餓死孳盈野
矜已自得諫者被誅內外震駭遠近怨悲則
賢者之視我容貌媿魍魎臺殿也如狴犴采
服也如衰絰絃歌也如號哭酒醴也如滌滌

肴饌也如糞土從事舉錯每無一善彼之惡我也如其有至哉今不務明其義而徒設其祿可以獲小人難以得君子君子者行不媮合立不易方不以天下枉道不以樂生害仁安可以祿誘哉雖強搏執之而不獲已亦杜口佯愚苟免不暇國之安危將何賴焉故詩曰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此之謂也

賞罰第十九

政之大綱有二二者何也賞罰之謂也人君明乎賞罰之道則治不難矣夫賞罰者不在

乎必重而在於必行必行則雖不重而民勸不行則雖重而民怠故先王務賞罰之必行書曰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天生烝民其性一也刻肌虧體所同惡也被文垂藻所同好也此二者常存而民不治其身有由然也當賞者不賞當罰者不罰夫當賞者不賞則為善者失其本望而疑其所行當罰者不罰則為惡者輕其國法而怙其所守苟如是也雖日用斧鉞於市而民不去惡矣日錫爵祿於朝而民不

興善矣是以聖人不敢以親戚之恩而廢刑
罰不敢以怨讐之忿而廢慶賞夫何故哉將
以有救也故司馬法曰賞罰不踰時欲使民
速見善惡之報也踰時且猶不可而况廢之
者乎賞罰不可以踈亦不可以數數則所及
者多踈則所漏者多賞罰不可以重亦不可
以輕賞輕則民不勸罰輕則民亡懼賞重則
民徼幸罰重則民無聊一作不生故先王明庶
以德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故書曰罔
非在中察辭於差夫賞罰之於萬民猶轡策

之於駟馬也轡策不調非徒遲速之分也至
於覆車而摧轅賞罰之不明也則非徒治亂
之分也至於滅國而喪身可不慎乎可不慎
乎故詩云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言善御之可
以爲國也

民數第二十

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事役均在
民數周民數周爲國之本也故先王周知其
萬民衆寡之數乃分九職焉九職旣分則劬
勞者可見怠惰者可聞也然而事役不均者

未之有也事役既均故民盡其地而人竭其
力然而庶功不興者未之有也庶功既興故
國家殷富大小不匱百姓休和下無怨疾焉
然而治不平者未之有也故曰水泉一作泉有源
治有本道者審乎本而已矣周禮孟冬司寇
獻民數於王王拜而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
會冢宰貳之其重之如是也今之爲政者未
知恤已矣譬由無田而欲樹藝也雖有良農
安所措其疆力乎是以先王制六鄉六遂之
法所以維持其民而爲之綱目也使其鄰比

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延相及故出入存亡
臧否順逆可得而知矣如是姦無所竄罪人
斯得迨及亂君之爲政也戶口漏於國版夫
家脫於縣伍避役者有之一作通逃弃捐者
有之浮食者有之於是姦心競生僞端並作
矣小則盜竊大則攻劫嚴刑峻法不能救也
故民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
分田里以令貢賦以造器用以制祿食以起
田役以作軍旅國以之建典家以之立度五
禮用脩九刑用措者其惟審民數乎

徐幹中論卷之下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清明日假朱丞本校
于博古堂石邦哲識

中論二卷漢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
文學北海徐幹偉長謨有序而無名氏幹
鄴下七子之一人也建安之間疾辭人美
麗之文不能敷散道教故著中論辭義典
雅當世嘉之按唐志六卷今本二卷二十
篇宋大理正山陰石邦哲手校題識邦哲
字熙明再世藏書至治二年得之錢塘仇
遠氏明年夏五月巳酉平原陸友友仁父

書新刊中論後

文章自六經而下惟先秦西漢為近古其次則及於東漢予鄉得桓氏鹽鐵論讀之未嘗不嘆其辭氣之古論議之妙至不忍去手繼讀徐氏中論其辭氣論世視桓氏無大相遠而予之愛之與鹽鐵同蓋鹽鐵西漢之文中論東漢之文也二書雖亦存於世然傳錄之艱人不易見往歲同年涂君刻鹽鐵論於江陰俾予識之近黃華卿亦刻中論畢工亦俾一言予謂好古之士世未嘗無第所恨者不

得悉窺古人之製作而效法之而坊肆所市
率多射利之時文求如一書益不可得而今
乃有之豈非學者之幸乎予也舊學荒落獲
見古書之行爲之欣躍而且得綴名其末其
爲幸又何如也華卿名紋今爲吳縣學生觀
是舉可以知其人矣

弘治壬戌六月之望前進士姑蘇都穆書

典論論文

魏文帝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傳毅之於班固伯仲之
間耳而固小之與第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
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心善於自見
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呂各呂所長相輕
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
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
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畝阮
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
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自騁驥

駮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
矣蓋君子審己呂度心故能免於斯累而作
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
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
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
能稱是琳瑯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
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
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呂朝戲
及其所善揚班儔也常心貴遠賤近向聲背
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為賢夫文本同而末

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
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
其體文且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彊
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
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
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
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
意於篇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
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

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之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必多不彊力貧賤則懾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遊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附錄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皆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為不朽矣李善文選註曰文章志曰徐幹字偉長北海人太祖召以為軍謀祭酒轉太子文學以道德見稱著書二十篇號曰中論。前漢書輪臺詔曰諸大夫即為文學者師古曰為文學者謂學經書之人

中論卷之三

中論終

同書

參補陶氏以國
奇心書籍之記



